

日本的名作

〔日〕小田切进 著

山人 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875印张 2插页 185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

书号：10173·700 定价：1.55元

二叶亭四迷 《浮云》

曾在旧幕府时代当过官，靠俸禄吃饭的父亲死后，内海文三离开家乡静冈，投奔东京的叔父园田孙兵卫家。文三从学校毕业后，当上了某部的下级官员。婶母阿政是个庸俗、好打小算盘的女人，她盘算了很长时间要把比文三小五岁的女儿阿势嫁给他。阿势貌不惊人，虽受过些新时代思想的教育，但天性就是一个轻佻的少女。文三仅当了两年的官，就在政府机关精简人员时被辞退了。然而，他不敢将此事告诉阿势。夏天的一个傍晚，文三散步归来，跟独自在家的阿势闲聊起来。这时，阿势若无其事地告诉文三：“母亲曾经说过，如果你们俩是那么亲热的话，就趁早结婚了吧？”

阿势接着说：“不过，这也不能责备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就说我那些朋友吧，虽还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但都受过些普通的教育，可是懂得西洋主义的人，在二十五人中也不过是四个人罢了。就说这四个人吧，在私塾里念书时还有一点西洋主义思想，离开了私塾以后，都受到了父母的强制，干脆地不是嫁了人，就是招赘了。我想如今坚持西洋主义的只有我一个人了。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心里没个数。但是，近来有了您这好朋友后，心里就稳实得多啦。（略）

“而且，我自认为我是很了解您的。您有知识，品行端正，并且孝顺父母……。”

文三说：“您这样说正说明您不了解我。您说我孝顺父母，其实我并不孝顺，对我来说……还有比父母……更为重要的……”

文三结结巴巴地说着，低垂着头。阿势惊奇地打量着文三的样子，说：“比父母更为重要的……比父母……还重要的人？我也有比父母更重要的呀！”

文三抬起垂下的头。

“哎！您也有这样的人吗？”

“真的有呀！”

“那个人是谁……谁呀？”

“不，不是人！是真理。”

“真理？”

文三说着全身颤抖起来，紧咬嘴唇，再也说不下去了。（略）

阿政一知道文三被辞退后，完全改变了态度。文三同事本田升是个名利主义思想十分严重的人，他讨好阿政，邀母女俩一起去看团子坂的菊花。此后，阿势离开了文三。

解说 《浮云》是开创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作品，为日本近代文学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本书由金港堂出版。明治二十年出版了第一篇，翌年出版第二篇，第三篇于明治三十二年分两次在杂志上连载。由于二叶亭当时还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封面及扉页均署着当时的名作家坪内雄藏（即坪内逍遙）的名字，而在序言和底页上才出现二叶亭的名字。从作者借用别人的笔名这一点上看，就使人感到当时确是处于“近代的黎明”的时代。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从主人公失业后展开的。开头部分是采用通俗小说的手法，但越往下读就不难看出作者为了创出“言文一致”的新文体下了一番功夫。细腻的描写技巧颇具匠心，别具一格的新鲜气息读来至今犹存。虽然，小说里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发生，也没有华丽的情节。

作者笔下登场的人物有：诚实而腼腆、优柔寡断的文三，颇有一点小才干而轻浮、耍小滑头的本田升，思名求利的阿政和爱赶时髦、性格象浮萍一样的阿势四人。在读者面前展现了四个人之间如何互相拉拢，互相攻击的利害关系。第一篇采用讽刺的手法，描写当时“文明的开化”的情景。第二篇主要落笔于象浮萍一样性格的女青年阿势和对阿势的感情无法断念，内心十分苦恼的文三。第三篇则着重剖析文三的心理活动。

文三因为不会献媚，也不懂奉承，从明治的官僚机构里被挤了出来，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眼睁睁地瞧着阿势被本田抢走了，但却未能加以还击，终日闭门自守，折磨自己。这些情节令读者焦急万分。作者采用反复强调的手法，把文三陷入孤独之中的痛苦心理栩栩如生地刻划出来。作者的文笔，不象有些讽刺作品那样露骨和做作，也不象有些政治小说那样一味图解自己的意图。他只想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风貌，把社会的内侧加以反映与暴露，他的这一创作目的非常成功地达到了。这在当时日本文坛上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文学的逍遥派都带有较浓的“当世书生气质”，表现人物的手法都只停留在对人物的表面和风貌的写实。二叶亭却能通过寻找文三陷入苦恼的根源，赤裸裸地暴露了与文三势不两立的明治前半期的近代式的官僚机构，深刻地揭示了明治社会黑暗的一面。

二叶亭在构思第三篇时，本想写抛弃了阿势的本田最终与课

长的女儿结婚，继而文三发疯等故事情节。但后来他自己对这样的主人公抱有怀疑，对文坛受到旧势力的统治感到非常绝望，他叹道：“一个男子汉难道就满足于将文学做为自己毕生的工作了吗？”因此，他停止了创作，疏远了文学界。当时的人们几乎未认识到《浮云》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文坛上也未能正确评价它。《浮云》真正被人们所理解，给予它在文坛上应有的地位，那是在作者进入了晚年后的事。

二叶亭四迷 元治一～明治四十二年（1864～1909），原名长谷川辰之助，出生在江户市谷的尾州藩官邸，立志当外交官，就读于东京外语学校俄罗斯语系，对俄罗斯文学颇为了解。除了《浮云》外，还有《幽会》、《相遇》等言文一体的杰出作品。他的言文一体的作品独树一帜，颇有影响力。写出《浮云》后，创作中断，任过多种职业。明治三十九年重返文坛。创作了《其面影》。此外，又写出了《平凡》等杰作。明治四十一年，任《朝日新闻》特派记者，驻俄罗斯首都彼得堡，后因患肺病回国，途中在印度洋上病卒。

森 鸥外 《舞姬》

太田丰太郎少年丧父。在大学里他被誉为建校以来的高材生之一，毕业后进入某部工作，不久就被派往德国，来到柏林。他在熟悉了机关工作后，便到柏林大学当旁听生，攻读政治学。

丰太郎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三年。在自由自在的大学学习生活期间，他领悟了自己迄今从未察觉的“真正的我”，树立起“独立的思想”。有一天傍晚，当他经过古罗思特鲁的一座古寺前面的时候，看到一个年方十六、七岁的少女正倚在寺门哭泣。

她被我的脚步声惊动，便回首张望，那脸庞不是我这非诗人之笔所能描绘的。带着询问的神情，蕴蓄着忧伤的情澄碧眼被凝挂着泪珠的长睫毛深掩着。她仅回首一顾，为何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这谨小慎微的心？

她一定遭受莫测的苦难，才不顾一切地站在这里哀泣。怜悯之情征服了我懦弱的心，使我不知不觉地靠近她身旁，说：“你为何伤心？我虽是无眷属之异邦人，但想助你一臂之力。”连我也为自己的大胆举动感到惊愕。

她吃惊地注视着我肌黄的脸孔，竭力想从中搜寻什么，“你是好人，不象他那样残忍，也不象我的母亲。”说着，已经止住的泪水又涌上眼眶，顺着可爱的脸颊流了下来。

“救救我吧！你不要让我沦落为不知廉耻的人。我不听从他的话，母亲就打我。父亲去世了，明天非入葬不可，可

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最后，只听到歔歔的啜泣。我的眼睛凝视着她那垂首颤动着的脖颈。

“我不送你回家的，你先平静一下心绪吧。别让人听到哭声，这里是过道呢。”说话间，她情不自禁地倚在我的肩膀上。但是，话刚说完，却又突然抬起头来，就好象刚刚见到我似的，羞怯地从我身旁躲闪开去。

从此以后，二人开始了交往。因为有人告发丰太郎与舞女交往，他受到了免职的处分。与此同时，又从日本传来了母亲逝世的噩耗。尽管陷落这般境遇，丰太郎与爱丽斯仍然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二人虽然生活得贫困清苦，却也过得恬情惬意，乐在其中。

明治二十一年的冬天，亲友相泽谦吉作为视察海外的天方大臣的随行人员，突然来到柏林。相泽忠告丰太郎：“要认识人，勿沉湎于色情，下定决心断绝关系。”丰太郎未经深思就一口答应了。

解说 《舞姬》用悲怆的笔调描写了主人公太田丰太郎的“自我觉悟”和为此所经受的挫折。采用的是雅文体，也兼用了新颖的欧文体，同时象镶嵌宝石似地巧妙地点缀进磨砺的汉语，通篇洋溢着罗曼蒂克情调。《舞姬》的创作，在明治文坛上顿时产生了清新的文风。

但是，作品发表后，立即出现了严厉指责的评论：主人公丰太郎在出人头地还是与爱丽斯相爱之间选择，终于抛弃了爱丽斯回归日本，足可见这是一个不懂爱情的人。然而，评论即使尖

锐，这种把日语和汉语出色地融为一体的文章却有其优美之处。作品字里行间充溢着在当时还很罕见的异国情调，也使年轻读者迷恋，从而引起了极大地反响。

这篇小说的问世在日本文学史上堪称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契机的产生。作品一直深受青年们的喜爱。故事虽较陈旧，但可以说作品至今却仍然不失生机勃勃的活力。（可谓名作中的名作）这当然是缘于文章写得优美，贯穿于这部小说的清新动人的人情味，以及具有强烈的动人心弦的魅力之故。

从主人公抛弃与爱丽斯的爱情，选择出人头地的道路，最终却又怨恨相泽谦吉诸事来看，作品又不完全是罗曼蒂克的。在这里，作者生动地描写了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而非离弃爱人不可又该是多么伤心痛苦的事情。

鸥外于明治二十一年九月，结束了长达五年留学德国的生活回国。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一个名叫艾丽斯的德国女人跟踪而来。翌年二月间，他与海军中将赤松则良的女儿登志子结婚，不久就在二十三年一月的《国民之友》杂志上发表了《舞姬》。同年九月，长子于菟出生之后，他当即与妻子登志子离婚。诚然，我们不能把小说的主人公一丝不差地当作鸥外本人，但是，鸥外留学期间和回国以后的生活和心绪都反映在这部小说里则是无庸讳言的。再作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部优秀短篇里确实潜藏着许多问题。然而，倘若你不拘泥于这些枝节而认真阅读，却会深有所感：人活在世上，面对社会与生活，究竟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小说提供的故事让你铭刻在心。可以说这是一部启迪人思索人生，令人感到兴味无穷的优秀短篇。

森 鸥外 文久二～大正十一年（1862～1922），原名林太郎，是石见国（岛根县）津和野藩的典医森静男的长子。他在藩校学习汉学以后，于明治五年随父上京，寄寓于西周邸下。明治十四年，他以最小年纪毕业于东大医学系。学习期间，成绩常是名列前茅。毕业之后旋任陆军军医，明治十七年到德国留学。他在柏林拉伊布伊特研究了有关佩滕科弗氏、霍乱等卫生学专题，在学术理论上和实践方面皆获得许多成果。回国以后，与同事们合译了抒情诗集《于母影》，首次把欧洲的近代抒情诗介绍到日本文学界。除了纪念青春的浪漫主义小说《舞姬》、《埋藏的树》、《泡沫记》三部作品以外，其它作品几乎都是五十岁以后所创作的。

幸田露伴 《五重塔》

具有专家气质的木匠十兵卫的技艺的确身手非凡，却缺乏处世的本领，被人起个绰号为“呆子十兵卫”，长期怀才不遇。有一年，谷中的感应寺建造五重塔，寺院让已经建造过正殿和持僧起居室的十兵卫的师傅——川越的源太预算工程需要的费用。十兵卫得知此事，直接与大和尚朗元上人洽商，提出承包这一工程，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对不起师傅。上人被十兵卫制作的模型和热忱所打动，就把源太和十兵卫一起叫来，请他们师徒商量决定。源太愤慨之余，便让了步，说：“我们二人一起建造吧！”岂知十兵卫竟断然拒绝。宽宏的源太终于提出辞退。于是，工程就由十兵卫独自承担了。

人们咒骂十兵卫：“忘恩负义”。但是五重塔却在他手里建成了。雄伟壮观的塔身巍然耸立，受到江户时代人们的好评。五重塔落成典礼时间临近了，一天半夜，突然刮起了令人骇怕的大风。眼见五重塔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寺院派人来接十兵卫去看，他却不想动身。

上人长老一定不会说：“刮风了，去叫十兵卫。”他不会十兵卫讲那种无情无义的话，假若连上人长老都说：“塔危险呀，去叫十兵卫来。”这话关系着十兵卫的声誉，犹如使他面临生死关头，他当会觉此乃天命而前去。但是，既然上人长老对十兵卫的精工细作毫无疑虑，就大可不必担心。不管旁人说什么

么，只要不是把纸张当材料使用，也并非偷工减料耍手腕。对五重塔来说不论刮风下雨，十兵卫都把它看成象是在风和日丽的晴天一样巍然不动。（略）

感应寺的人再也耐不住了，胡说是上人长老的召见，派人去叫十兵卫。

“喂，十兵卫，这回你可非去不可呀，甭说三道四的了，这可是上人长老的召唤哟”。七藏爷站在门口气势汹汹地喊着。十兵卫一听，马上站起身来：“什么？！上人长老的召唤？七藏呀，这是真的吗？啊，无情无义！不管风力多猛，都坚定不移地信赖我的上人长老，也认为这座倾注了十兵卫心血建成的塔会毁于一旦吗？可恨呀！在这世上以仁慈之心对待我，而且是我奉之为一尊神或佛的上人长老，也从心底怀疑我没有真才实干吗？世态炎凉，真令人痛心疾首呵！十兵卫已无生存的价值了，一个能工巧匠呕心沥血的劳作再不象过去那样，受人信任和尊重了吗？这就是一生的真面目，空欢喜一场，实际上是转瞬即逝的幻梦。风雨微过，就怀疑我费尽心建成的塔会否倒塌，实在令人怨不可竭，啼笑皆非。难道我竟是那样没有良心，不知廉耻的小人吗？自己为所作所为蒙受耻辱，在人看来不过是恬不知耻之徒，这象个堂堂的大男子汉吗？假若那座塔倒塌，我还能有脸再活下去吗？可恨呀！虚无，我真那样卑贱吗？”

解说 幸田露伴的杰作《五重塔》是一部中篇小说，它从明治二十四年至翌年二十五年发表在《国会新闻》上，同年秋天又结集在《小说尾花集》刊出，作者居住谷中的时候，经常观赏宽永寺的五重塔，每次都为它的庄严雄伟所感动，于是写下了这篇

小说。特别是书中五重塔经受狂风大作，倾盆暴雨的考验的那部分，早已受到诸家的绝口称赞，成为这一故事中的精华。

“从长夜的美梦中被惊醒的江户所有男女老幼、为恶风作祟惊悚失措，家家户户仓惶插紧木板套窗的横门，牢牢地撑上顶门棍。飞天夜叉王目睹这一切，却不加怜悯，无动于衷。怒号之声愈发凶猛：不怕你们人类！我们被你们人类讨厌呢！人类鄙视我们，长久嫌恶我们，把理当奉献给我们的固定牺牲都忘却了呢！”这开头的一节，是渗透着作者的人生观和宗教观的名句，带着一股直逼而来的气势。

作者把主人公十兵卫作为一个素日愚钝，被人辱为小傻瓜的手艺人在小说里登场。这位“呆子十兵卫”说干就干，执拗建塔。他排挤掉有恩情的师傅，受到社会的责难，仍然专心致力于工程。即使在狂风暴雨中也做到了“铁钉一根不松，木板一块不掉”，最终完成工程。露伴在书中用无与伦比的笔力描绘了一个竭力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艺术家和他所创造的宏伟壮观的作品。

露伴写出了一个事实，人纵然受到怀疑，但只要信念不渝，全心全意，就能够战胜凶猛的大自然，人的心底是有可能潜藏着绝高的智慧的。为此，它强烈地叩击了受明治的开化所影响的人们的心扉。露伴以此种方式触及潜藏在许多人内心的人性的热情和意志。由于这一作品的成功，作者成为与尾崎红叶齐名并被誉为“红露时代”的大作家而举世瞩目。

当然，这一作品里也不见得全然白璧无瑕，十兵卫自尊独立的态度，力抗非议，以其精湛的技艺从事建塔。与近代艺术家的固执己见等有着似乎是本质不同的，老派手艺人脾气的，专家气质的精神，且其顽固的态度固执得近乎疯狂。“把‘火的灵魂’也如此理想化，岂不是浪漫主义和精神主义者的妄想？”评论家曾经这样指出。从把握近代化人这点来看，作品是有些不足之处

的。然而，作者的天才举世瞩目。小说获得不可抹杀的成功，教人难以想象这是出于一个二十四岁的作家之手。《风流佛像》和《一口剑》也是当时颇受好评的作品，但是相比之下，《五重塔》更显出类拔萃。

幸田露伴 庆应三～昭和二十二年（1867～1947）原名成行。出生于江户下谷，父亲是幕臣，即所谓的地主。明治十七年，从递信的电信技修学校毕业，在北海道余市当电信技术员。于二十年舍弃了官职回京。所作《露珠圆圆》、《风流佛像》、《一口剑》等受到好评，《五重塔》一书确立了他在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从此以后，直至八十岁寿终正寝，遗留下《风流微尘藏》、《滔天浪》等许多杰出的作品。他在大正八年所作的史传小说《命运》等书，在近代历史文学上被认为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作者昭和十二年荣获了第一次文化勋章。晚年，他除了写出杰作《幻谈》、《连环记》之外，还评译了芭蕉七部集。他一生的著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建立了丰功伟绩。

樋口一叶 《青梅竹马》

在还残留着江户遗迹的吉原附近，那是依靠手工副业生活的人们居住的下谷龙泉寺一带——通常被人称为“大音寺”的地方。龙华寺的后嗣信如和吉原妓楼“大黑屋”的养女美登利同在一所学校读书。在学校召开春季运动会的那一天，信如跌倒在地，浑身沾满泥土，美登利目不忍睹，上前帮他收拾干净。可是，由于朋友们嘲笑打趣，信如就不敢与美登利讲话了。不久，祭夏的日子来临了。孩子们中间的女王美登利、田中家的正太郎等人组成的表町组，与莺头的儿子长吉一伙人组成的横町组对峙着。在长吉的恳求下，信如被诱入横町组。祭日的夜晚，蛮横的长吉一伙人无理挑畔，引起了冲突。美登利为了保护谈谐的三五郎，额头被长吉沾着泥巴的草屐打了。那天晚上，信如出门去了，并不知此事，可是美登利和表町组的孩子们误解了，认为美登利被打是信如唆使同伴们干的，都非常怨恨他。美登利过后才知道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寻思信如不会甘善罢休，祭日的第二天开始就不去读书了。

一个下雨天，信如的母亲吩咐他到住在田町的姐姐家去，路上，信如绕过黑魃魃的水沟，刚到大黑屋的前面，一阵狂风刮掉了雨伞，木屐带也被扭断了。

信如不知如何是好，连连咋着舌头。唉，如今也没有什么法子，只好把伞靠在大黑屋门上遮挡住雨，动手接木屐带子。对素常

饭来张口的少爷，这可是件难办的事情。

尽管心急如焚，木屐带却怎么也难以如愿接上，信如急得束手无策。焦躁之余，他从袖子里抓出大张的记事草稿纸，很快地撕开，捻成纸捻儿。狂风夹着暴雨迎面扑来，靠门撑着的雨伞咕噜噜地打着转儿，信如气得咒骂着：可恨的家伙。伸出手想抓住雨伞，不料放在膝盖上的包袱却掉在地上，包袱沾满泥土，连衣袖也都弄脏了。（略）

美登利隔着拉窗的玻璃远眺，啊，是谁断了木屐带呢？“妈妈，可以给一块布吗？”美登利问着，从抽屉的针线盒里抓出友仙绉绸的布头，急不可待地奔到走廊，撑开搁在那里的洋伞，转眼间急急忙忙地踏过铺在院子的石板来到门口。

一见到信如，美登利的脸羞得绯红，就象是遇到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件一样，本来就害怕的一颗心砰砰乱跳。她担心被人瞧见，向后看了看，战战兢兢地靠在门边。这时，信如也突然回过头来，一句话也说不出，吓得浑身冒冷汗。

一个铺满白霜的早晨，美登利发现门上插着手工做的水仙花。也不知是谁送的，顿觉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她把花插在小花瓶里，终日欣赏这枝孤独且又淡雅的花儿。翌日，美登利听说信如为了上宗教学校学习已经离开了家乡。

解说 《青梅竹马》一书描写了千束神社的夏祭日，即宵宫前的日子——八月十六日至三个酉日结束的初冬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女主人公美登利是个年方十四岁的姑娘，她的恋爱对象是十五岁的信如和十三岁的正太郎。作者让这三个人与各式各样的孩子混杂在一起，细腻地刻划了美登利他们从少年成长为大人的

生活过程中微妙的心理活动。书中人物故事的叙说与吉原一带的风景浑然一体，为明治时代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

这篇用四百字格的稿纸，共写了七十张左右的短篇小说，从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开始，陆续登载在《文学界》，一直延续到翌年的一月，一共分七次发表。此间，《浑浊的江河》一书的发表，使一叶受到了评论家田冈岭云等人的赞赏，从此以后，包括《青梅竹马》一书都在《文艺俱乐部》的四月号上登载。森欧外和幸田露伴阅后，给予高度评价。

一叶居住在下谷龙泉寺，是明治二十六年，二十一岁的时候。那时候她辅子的生意颇为惨淡，生活过得十分窘困。正如她当时日记里所写的：“贫困日益迫临，而如今又无处可借款。”一叶一家在那儿居住还不上一年就又移居本乡的丸山福山町。原来只能写些通俗故事和陈腐小说的一叶，突然写出了让文坛的权威者们惊叹的作品，正是从移居本乡的时候开始的。据妹妹帮子后来回忆道，尽管家中粮绝，可从居住本乡开始，一叶已不再自怨自艾说不争气的话了。

诚然，可以认为一叶自从被上述那种生活境遇逼得走投无路以后，才能够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事物，从而逐渐成长为作家。纵观一叶后期的这些作品，她那堪称“女人的志气”的要强心鲜明地跃然纸上，冲击着读者的心灵。从《浑浊的江河》一篇开始，作品强烈倾诉受虐待的女人的愤怒和悲伤。虽然这些文言体的文章形式稍显陈旧，但经历了漫长岁月后的今天仍放射着光彩。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叶终于受到文坛的承认，作为女作家而引人注目。有些人甚至说：露伴、一叶时代来到了。但是，一叶的健康因结核病而大不如前，正当盛年之时却不能东山再起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年仅二十四岁的一叶就与世长辞了。据说在举

行葬礼的那一天参加者只有十几名。她生前从未出过一本作品集。

樋口一叶 明治五~二十九年(1872—1896)原名夏子，生于东京。仅受小学教育。但是在十四岁时，进入中岛歌子之荻的私塾，学习和歌与和文，后来担任这个私塾的助教。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她以做洗熨、缝纫等工作维持一家生活。虽然她努力想成为小说家而出人头地，但是其小说毫无销路。明治二十六年，她移居于吉原妓馆附近的大音寺前，开了一家售卖杂货、粗点心的小店铺。翌年，即二十七年，她所创作的《暗夜》、《浑浊的江河》、《十三夜》及其它书终于得到好评。不幸，她在写完《青梅竹马》一书，即明治二十九年的秋天就病逝了。